



中庸講記之五(上)

◎ 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主講

《中庸》第五章：
子曰：「道其不行矣夫。」

【白話語意】

孔子說：「『道』要再傳下去，可能很困難，恐怕沒有辦法再推行這個『道』了。」

依據孔子行誼的研究，這句話可能是孔子在 68 歲時講的，也就是他周遊列國 14 年之後，回到故鄉魯國時，感覺「道」要再傳下去是相當地困難，才有此感嘆的話。

後學查資料，孔子 70 歲時所說：「吾道一以貫之。」《論語·里仁》這又是進入另一個傳承的階段了。

孔子所講的這句道理，所有研究儒家的學者、前賢，包括袁前人、後

學，皆引用《論語·述而》裡所講的道理，來引證《中庸》這句：「道其不行矣夫。」

1. 子曰：「甚矣吾衰也！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。」《論語·述而》

①甚矣：指時間過去得很快。

孔子說：「從我開始領悟『道』後，至今已經很久了，現在我也老了！『道』的傳承，已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。」孔子為何提到「吾不復夢見周公」？因為孔子自從研究經典以來，最崇拜的就是堯帝、舜帝，再來就是文王、武王和周公，尤其是周公。為何尊敬周公？最主要的原因是，雖然周公是武王的弟弟，但在他以才學輔佐成王治理國家的那段時間，使周朝

有了成康之治的盛世，也傳承了道，這實在很不簡單，周公是位很令人尊敬的聖人。但像這樣的理想環境已不復存在了，往後夢想再也無法達成，理想也無法實現了。

孔子是位聖人，為何會說這樣感嘆而消極的話呢？以下幾段道理提供給大家做參考。

2. 子曰：「天生德於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？」《論語·述而》

①桓魋：是宋國的大夫。

「削跡伐檀」這句成語的出處即在於此。「天生德於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？」這句話大約是孔子 60 歲時說的，那時孔子在宋國，曾坐在樹下講道理給弟子聽；宋國的大夫桓魋一直千方百計想要追殺孔子，甚至連孔子曾坐在其下的樹都被桓魋砍掉了。孔子說：「天給我這個德（「德」，一般的註解皆指知仁勇三達德。道不能行的原因，就是因為沒有知仁勇，德是上天給予人具備的），桓魋是無法傷害到我。」

我們常常在說：「道的殊勝是天人合辦」，由此就可以顯露出來。其實每個人傳道的過程中，若不是因為天恩師德，憑咱的才學修養，要將道

傳遍萬國九州，是不可能的。畢竟我們每個人的能力都是相當有限，所以道是天人合辦的，上天給予我們這個使命，若有人想阻礙道的推行，是沒有那麼簡單的。道很奧妙，常說道有道運，有時隱，有時顯，隱時要獨善其身，就是度己；顯時要兼善天下，就是度人。這是道最奧妙殊勝之處，上天生德給我們，任何人都不能阻礙我們啊！

3. 子曰：「知者不惑，仁者不憂，勇者不懼。」《論語·子罕》

這是孔子常說的道理，《論語·子罕》和《論語·憲問》都有這段道理，《孟子》中也有類似的道理，大家都很熟悉。

道為何無法推行呢？這和現在的時代背景也很相仿。我們回憶起從台灣光復之後，所有前輩者投入道場傳道之時，可以說是每天都在辦道，每天都有工作要做；現在呢？照理說交通更為便捷，社會環境也有所改變，應該可以將道務加倍推展才是。但是現在要度人、成全人，卻比以前更不容易，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。雖然每個人都是千方百計、苦口婆心地去度人、全心投入道場，但還是困難重重，

到底是什麼原因呢？以下後學用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的道理來談談。

4. 孟子見梁惠王。王曰：「叟不遠千里而來，亦將有以利吾國乎？」孟子對曰：「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義而已矣。」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

①叟：指老先生。

現代的人，你跟他談到賺錢、求福，他會安靜且很歡喜地聽，還會深入問你；但若是談到無形的，大家都覺得這是遙不可及的事，無法產生信心，所以你說度人困不困難？

孔子當時周遊列國，就是想對國家、社會有所貢獻，但最終無法完成心願；孟子也一樣，梁惠王見到孟子時卻說：「老先生（叟，有點沒有禮貌的意味，類似台語的「老ㄟ」的語氣；此處用老先生，較為尊敬一點），你不遠千里而來，是不是對於我這個國家的利益能夠有所貢獻呢？」一下子就談到「利」了。《論語·子罕》中曰：「子罕言利」，孔子很少談到利益，一談到利，將導致上下交爭利，問題就產生了。

孟子回答梁惠王說：「大王，你何必講利呢？」一個千乘之國，作為

一位君王管理百姓，若想要擴展國家，以前都是要用武力去取勝的，國家才能坐大；但若是因此而上下交爭利，人身、國家都會被毀滅了，所以只談到「利」，是會造成最嚴重的後果的。所以今天我來，是要傳給你比「利」還要好的，也就是仁與義，這對國家才重要。

那時的環境背景，和現在也是一樣的，我們要如何改變人的氣質？要如何改變社會的風俗？要如何創造一個和諧樂利的社會？這是我們身為一貫道弟子最重要的使命。這個使命要如何達成？之後的《中庸》到第十章都是在談這個，就是必須具備知、仁、勇才有辦法達成，其中講到舜帝的知、顏回的仁、子路的勇，都是在闡述相關的道理。

《中庸》第六章：

子曰：「舜其大知也與！舜好問而好察邇言，隱惡而揚善，執其兩端，用其中於民，其斯以為舜乎！」

①大知：充乎智之量，極乎智之至。其智已為常人所不及，而又虛心從人，集思廣益，不自用而取諸人，此智之所以為大也。

「大知」，非個人知識智慧，而是要集中所有人的智，才是真智。這是今天我們有道場要修的一個大工夫，要學大智、大仁、大勇，這段《中庸》的道理就已完全告訴我們方法了——要好問、好察邇言、隱惡而揚善。

「智」就是所有都要觀照得到。智慧的極點在那裡呢？一般人的智慧都很淺近，因為都只想到自己而已；以為自己學問很高、道理研究得很透徹，就是有妙智慧的人，是其他人所無法及得上的，若擁有這樣的心態，是無法謙虛的！

在此後學引用《孔子家語·六本》中的道理來說，孔子曰：「以富貴而下人，何人不尊？以與富貴而愛人，何人不親？發言不逆，可謂知言矣。」就像舜帝「德為聖人，尊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內」《中庸》，如這樣德行非常好的聖人，地位很高貴，是一位天子，而且是富有四海之內的人，他與一般人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？假使像這樣的富貴之人，走路還願意走在別人後面，善居人後、禮讓他人，人人自然都會發自內心地尊重他。同樣的道理，一位在道場上修行許久的前賢，願意退讓居於後面，其他道親是不是也會很尊敬他呢？當

然一定會很尊敬其修養的。

一位富貴之人，有仁愛之心，處處都為他人設想，當然人人自然都想與他親近；也就是我們常常談到的「親和力」，親和力由何而建立？就是處處為人設想、沒有私心，這就是大智慧者，也是普通人無法做到的。一個地位很高、知識很好的人，會願意讓人嗎？他一定覺得我走在前面是理所當然的啊！你們這些比較不知道、不懂的人走後面，也是應當的啊！我們要了解，德行是不需要本錢的，只要願意，就可以做到！走後面或走前面，會造成個人任何的損失嗎？並不會的，願意走後面，是讓人加分，而不是減分的，然而大家都不這麼想，這就是一般人的私心。

「發言不逆，可謂知言矣」，意思就是講話要合情合理，能說到做到。做得到的才說，這是合理；做不到的，講得好像是有多遠大的目標，其實卻做不到，那說出來又有什麼用呢？不高談闊論，而是講實在的言論，這是舜帝所做到的行誼，所以他是大智慧的人。

言行合一、能夠無私心，我們若能有這樣的德性與真智慧，則在推展

道務時，眾人都會共同響應，而一致推動，如此即能促成推展道務的氣勢及環境。所以我們研究《中庸》，不是只研究其表面文字，而要引用很多聖賢的道理，才能體會到，這些道理是每一個人都做得到的。

有人甚至常常在聽道理時還會說：「講的這些都是我早就知道了！」但大家只是知道而沒有落實，研究道理的方向就會有所偏差，造成只想研究深奧的道理，例如有一些常聽到的：「歸根認 中」、「返本還原」，談到時，似乎只想論及無上的妙法，但有沒有實際去運用呢？濟公老師以前講的道理：「好好修道，好好做人，就可以回去了。」就這麼簡單。所以我們要體會到，《中庸》的道理是很平常的，每句話都是我們做得到的。

②好問：出於至誠，問之於人也。

我們平常會去問別人嗎？通常問人的機會並不多，尤其一個人在道場中，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歷練，還願意去請教別人說：「這句經文是什麼意思？」、「這句道理怎麼解釋？」這樣的例子是非常少的。在《論語·公冶長》中，子貢問到孔文子何以謂之「文」時，孔子解釋說：「敏而好學，

不恥下問，是以謂之文也。」學道理就是要不恥下問，但現在的人卻不是如此，第一個原因是，覺得知道也好，不知道也好，並不會在乎；再者是因為貢高自大，覺得我去翻翻書就可以知道意思了，又何必去問人呢？這都是我們的謬誤；學問就是要問。

③好察：察之於己。審察其所言之至理所在。

每一句道理都有其至理所在，要深深去體會。聖人會說出這些道理，都可以使我們受益無窮，我們要藉此反躬自問、反省自己，這些道理就是要作為我們的一面鏡子。

現在人最大的謬誤就在於上台講道理時，都想叫別人要怎樣怎樣，好像道理全是說給別人聽的。後學常常在想，這句道理我講出去，別人是不是可以接受？我要用什麼方法來表達這句道理、來闡述這句道理。其實道理不是說給別人聽的，是要講給自己聽的；常言道：「言教不如身教」，實際去做、去實行，這才是上上法、無上法。道理講給自己聽，我們才會進步；講給別人聽，我們自己不會進步，只有別人能夠進步。

④**適言**：極淺近之言語，莫不有至理寓焉。

適言是指切身、自身的事情。古早前輩者解釋時都提到，現在所要談的奧秘、玄妙之理，是無形的，也就是我們的心，心的本源；談到生從何來，又如何回去；談到本性之事，因為本性是最接近我們。

適言是指很淺近的道理，朱熹在《四書章句集注·中庸章句》中提到：「適言者，淺近之言。」道都是在日常生活中，萬事萬物都含有奧妙的道理，比如：春夏秋冬，四季如此明顯，春耕、夏長、秋收、冬藏，這是大自然的定律；每個人為人處事，都不能違背大自然，否則無法生存。

⑤**隱惡而揚善**：「隱惡而揚善」，此話在社會上有些人較不能接受，為什麼呢？誤以為這句道理是害人的，如同是「姑息養奸」。但事實上兩者的意義大不相同，以下用經典來印證：

1. 君子以遏惡揚善，順天休命。

《易經·大有卦》

周公用這句話來談隱惡揚善的道理。大有卦是後天卦在外，先天卦在

內，從卦理來看，火在天上，離卦在外，乾卦在內。

善惡本來就是很明顯，就像太陽在天上一樣，什麼是善？什麼是惡？都是很清楚的事情。為何要隱惡揚善？即惡的念頭不起，善的念頭要發揚光大，惡的念頭是原本沒有的，善是原本有的。這就是順著天時、依循著天的運行，也就是道之用；休是吉祥的意思，能順天而行，也就是至善的好命。

2. 無善無惡者理之靜。有善有惡者氣之動。不動於氣，即無善無惡，是謂至善。《傳習錄》

此話是明代王陽明夫子在「善惡論」中講的。此話引用「喜怒哀樂之未發」《中庸》，未發即無惡無善，是原有的；有善有惡即氣稟；「發而皆中節」《中庸》即不動於氣，無私心則心不動，則無善惡，是最高的善。今天修道就是要修到無善無惡，大家想看看可能嗎？常說要「返本還原」、「歸根認 中」，若有善惡，就無法回去。

《傳習錄》裡，薛侃和王陽明夫子討論時的一段對談：「侃去花間草，因曰：『天地間何善難培，惡難去？』」

先生曰：『未培未去耳。』少間，曰：『此等看善惡，皆從軀殼起念，便會錯。』侃未達。曰：『天地生意，花草一般。何曾有善惡之分？子欲觀花，則以花為善，以草為惡。如欲用草時，復以草為善矣。此等善惡，皆由汝心好惡所生，故知是錯。』曰：『然則無善無惡乎？』曰：『無善無惡者理之靜，有善有惡者氣之動。不動於氣，即無善無惡，是謂至善。』」

薛侃用花與草來比喻善與惡，假使善的是花，惡的是草，為何花長不大，草卻一直往上長？比喻善為何如此難以培養，而惡為何如此難以去捨。一個人要改去壞脾氣、壞毛病，為何如此難改？要培養好的脾氣，卻為何又那麼困難？這是一個比喻，要讓人從中了解、體悟，是一條引導人的通路，而在真正修行上，還是要去做才實際。

王陽明夫子說：「此等善惡，皆由汝心好惡所生。」你所謂的善惡，是你內心自生的，原本心是無善無惡的，你的心分別了花是善的、草是惡的，這些都是人所自訂的。人會分別好人、壞人，認為隱惡揚善是姑息養奸，然而在聖人的眼中，每個人都是佛、都是聖人，這是一般人很難達到

的境界。道理常常談到：「人人皆有佛性」，若是我們對待每個人，都能尊敬他是佛祖，這樣我們的道行都能返本還原了；若覺得別人都是凡夫俗子，而我是個修道人，反而我們是有問題的。

3. 不合於道而為惡者，入於舜無惡之心中，則其惡不覺而自化，遂隱藏而不宣。言之合於道者，入於舜至善之心中，則其善而默契，遂播揚而不匿。

這段是前輩者說過的道理。明明有人所做的事情是不合道理的，在舜的心中卻能將之消化，看不到他的惡而化於無形了。一般人有辦法消化嗎？不只是消化，甚至能夠隱藏而不說，做得到嗎？

若是有人所做、所講都是合於道的、契合於善的本性（不動於氣），這是誠於中，形於外，將內心至善完全顯露。因此隱惡揚善是自己內心能遏惡而揚善，和一般講到隱惡揚善所談的，不要批評、多說好話，是不同方向的思考。這是聖人所說的道理，到無善無惡之境界，即與天合一。

（續下期）